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十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檀弓下

公叔文子卒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音義拔蒲八反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注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音義行下孟反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

者是不亦惠乎注君靈公也音義祝鬻音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注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音義難乃旦反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注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注同注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謂君誄臣之謚法各依文解之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存之日君呼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請所以誄行為之作謚易代其名者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者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

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案文次先惠後貞此先云貞者以其致死衛君事重故在前上先言惠者據事先後言之注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氏傳作發故云或作發案昭二十年左傳云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又云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載寶以出又云公如死鳥注云死鳥衛地

石駘仲卒注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音義駘大來反碏七略反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注莫適立也音義適丁

歷反注同曰沐浴佩玉則兆注言齊絜則得吉兆音義齊側皆反

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注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龜兆知賢知之事各依文解之卜所以為後者既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堪為後者其掌卜之人謂之曰若沐浴佩玉則得吉兆所以須有卜者春秋左氏之義故昭二十六年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若公羊隱元年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

孫其雙生也賀家據見立先生丈家據本意立後生何休作膏肓難左氏云若其以卜隱桓以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鄭箴之云立長以嫡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請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是從左氏之義不沐浴佩玉者居親之喪必衰絰憔悴安有居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鄭云心正且知禮者不信邪言是心正居喪不沐浴佩玉是知禮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注子車齊大夫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注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音義亢音剛又苦浪反養羊尚反下皆同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

若妻與帑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注庋諫之不能正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音義庋大洛反於是弗果用注果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狗葬非禮之事各依文觧之子亢既見兄家謀狗葬非禮之事自庋不能止故云狗葬非禮也又云雖非禮彼疾當養者彼死者疾病當須養侍於下者以外人疏誰若妻之與帑言妻帑最親當須侍養若得休已不須侍養吾意欲休已若其不止必須為狗葬則吾欲以妻之與帑二子為之注正義曰知孔子弟子者以論語陳亢問於伯魚與伯魚相問故知孔子弟子又知子車齊大夫者昭二十六年左傳齊師圍成魯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魯人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鄭蓋據此謂齊大夫知亢是子車弟者以子車之妻謀欲狗葬子車子亢不能止之若是子車之兄當處分由已

故知是子卑弟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注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音義啜昌劣反菽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熟豆而食曰啜菽斂力檢反還音旋後同稱尺證反下注之稱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事親稱家之有無之事孔子以子路傷貧故答之云啜菽飲水以菽為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已雖使親啜菽飲水盡其歡樂之情謂使親盡其歡樂此之謂孝答上生無以為養斂手足形者親亡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還速葬而無椁材稱其家之財物所有以送終此之謂禮答上死無以

為禮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注欲賞從者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音義從才用反注下同 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注言從守若一靮紖也音義羈音基靮丁歷反紖陟忠反 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注言有私則生怨弗果班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衛君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事注正義曰經直云班邑於從者鄭知以懼居者見下柳莊云如皆從則孰守社稷為居者而言明知獻公欲

懼居者也故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是也知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旰不召公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故攻公公出奔齊二十六年傳云甯惠子之子甯喜以父言攻孫氏而納衛侯二十六年復歸於衛是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二十六年復歸于衛也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注革急也音義革本又作亟居力反注同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注急弔賢者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注脫君祭服以襚臣親賢

也所以此謚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謚以歛音義謚音逝脫本亦作說文作稅同他活反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注所以厚賢也裘縣潘邑名音義縣音懸注同潘普干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急弔臣之事柳莊為衛大史今寢疾其家自告公報之曰若疾急困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公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畢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才能賢異非唯寡人之臣乃是社稷之臣今聞之身死請往赴之又不釋祭服即往哭遂以所著祭服脫而謚之又與之采邑曰裘氏及縣潘氏與二邑又書錄其賞辭而納之棺云世世恒受此邑至萬世子孫無有改變案禮君入廟門全為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後人作記者之言也注正義曰案士

喪禮君使人襚不云祭服襚臣今君以祭服襚故云親賢也得以祭服襚之者禮諸侯玄冕祭廟大夫自玄冕而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襚也祭服既尊得以襚臣者以其臣卑不敢用君襚衣而襲之也所以不用襲者襲是近尸形體事褻惡故不敢用君之襚衣也案士喪禮云君襚衣及親者及庶兄弟之襚皆不用襲故士喪禮云庶襚繼陳不用注云不用不用襲也至小斂則得用庶襚故士喪禮小斂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鄭云陳衣庶襚也既云不必盡用明有用者至大斂得用君襚故士喪禮大斂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又云君襚不倒是大斂得用襚也云凡襚以斂者謂庶襚以小斂君襚以大斂也鄭言此者明襚衣不用襲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 注婢子妾也音義乾音干屬之玉

反夾古洽反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注善尊己不陷父於不義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病時失禮也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者尊己乾昔子名也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曰如我死者此所屬命辭也欲言其兄死後事也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者婢子妾也屬命云令大為已棺又使二妾夾已於棺中也陳乾昔死者陳乾昔既屬兄弟之後而死且言陳乾昔者謂亦文嬰疾病或陳乾昔總是人名但先儒無說未知孰是案春秋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論語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人之疾患有深有淺淺則神正深則神亂故魏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曾子曰其言也善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生困猶

善其中庸已下永有疾病天奪之魂魄茍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注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已有事於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音義繹音亦去羌呂反注同籥羊勺反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卿卒重于繹祭之事注正義曰此經所云者春秋經文案宣八年六月辛已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是也云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者世本及左傳文也云萬干舞也籥籥舞也者案宣八年公羊傳云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萬是執干而舞武舞也即文王世子

云春夏學干戈是也籥舞執羽吹籥而舞文舞也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是也云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亦宣八年公羊傳文云去其有聲謂去籥舞以吹籥有聲故也廢其無聲謂廢留萬舞而不去以萬舞無聲故也鄭志答張逸云廢置也於去聲者為廢謂廢留不去也然鄭引萬干舞籥籥舞雖是傳文鄭翦略其事不全寫傳文故於後始稱傳曰去其有聲廢其無聲以三句全是傳文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注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注斂下棺於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音義般音班注及下同封彼驗反技其綺反下同將從之注時人服般

之巧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注初謂故事公室視豐碑注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音義碑彼皮反僭子念反後皆同斲丁角反繂音律繞而沼反重直龍反三家視桓楹注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音義下戸嫁反植時力反般爾㠯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注以己字言誰有強使女

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己字本同音義㠯呂古以字強其丈反女音汝與音餘下若與同其母以嘗巧者予則病者予注毋無也於女寧有病若與止之音義毋音無噫注不寤之聲音義噫於其反弗果從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為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壙中其若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為以轉動機關窆而下棺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為機窆之事夫嘗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也謂用大木為碑三家之葬視桓楹也桓大也楹柱也其用之碑如大楹柱言之舊事其法如此遂呼般之名般女得以人之母而嘗巧乎嘗試也欲以人母試己巧事誰有強偪於女而為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

云其無以人母甞試己巧則於女病者乎言不得甞巧豈於女有病公肩假既告般為此言乃更噫而傷歎於是衆人遂止不果從般之事注正義曰以匠師主窆故鄉師云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是也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視僣天子也云斵大木為之形如石碑者儀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此云豐碑故知斵大木為碑也云於楟前後四角樹之者謂楟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楟四角也云穿中於間為鹿盧者謂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云下棺以繂繞者繂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云天子六繂四碑者案周禮大喪屬其六引故知天子六繂也喪大記云君四繂二碑諸侯既二碑故知天子四也云前後各重鹿盧也者以六繂

四碑明有一碑兩紼者故知一碑上下重著鹿盧知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南北竪長前後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羡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内先累椁於其方中南畔為羡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説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者以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也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云四植謂之桓者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今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也周禮桓圭而為雙植者以一圭之上不應四柱但瑑為二柱象道旁二木又宮室兩楹故雙植謂之桓也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麤大所以異於諸侯也以己字者言經中以用之以義是休己之字所以用之以得為休

已之字者以其本同謂古昔之本用字本同乃得通用謂用謂其兩字本昔是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始以己義異也云借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者皇氏解云借濫之事於禮猶有所似作機巧之事全非也毋無也者依說文止毋是禁辭故說文毋字從女有人從中若干犯故禁約之故鄭注論語云毋止其辭讓也故曲禮上篇多言毋毋猶勿也謂勿得如此下無是有無之無此經中之義是有無之無故轉毋作無也不寤之聲者公肩假唱噫是歎公輸般不曉寤於禮故傷之而為此聲也

戰于郎注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注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

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音義禺音遇又音務辟音避罷音皮倦其卷反頭吉頡反掖音亦繇本亦作傜音遙

曰使之雖病也注謂時繇役音義任之雖重也注謂時賦稅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注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音義弗能弗亦作不為于偽反下注國為下為懿同復扶又反下復射謂不復同難乃旦反我則既言矣注欲敵齊師踐其言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注奔敵死齊寇鄰鄰里也重皆當為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鄰或為談春

秋傳曰童汪踦音義重依注音童下同汪烏黄反踦魚綺反冠古亂反魯人欲勿殤重汪踦注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與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葬音義行下孟反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注善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童子死難之事戰于郎哀十一年齊伐魯魯與齊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税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令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覺民庶於理不可既譏他不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

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踦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冠欲勿殤童汪踦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汪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正義曰案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踦之事故為一也禺人昭公之子者案哀十一年傳云公叔務人僮汪錡死昭公傳云昭公子公為遜季氏公曰務人為此禍務人即公為也故云昭公子此作禺人者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重皆當為童者此云重汪踦下云重汪踦以重字有二故云皆當為童以言魯人欲勿殤故從春秋為童也案喪服小功章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注云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言之雖昆為士猶以殤服服之何以此云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

人之喪治之者喪服所論據尋常死者雖見為士猶以殤服服之汪踦能致死於敵故以成人之喪治之云國為斂葬者以其經稱魯人且指衆辭汪踦非是家無親屬但國家哀其死難為斂葬之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注贈送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注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謂子路曰何以處我注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注居者主於敬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敬祀墓之事各依文解之過墓則式過祀則下者墓謂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式式或下也他墳尚式則己先祖墳墓當下也注正義曰若有君事去

國則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不哭於墓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注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来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聲音義馬督音篤本亦作督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注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之音義射食亦反下同射之斃一人韔弓注不忍復射斃仆也

報韜也音義斃本亦作弊婢世反下同報勑亮反仆蒲北反又音赴韜吐刀反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注揜其目不忍視之音義又及本或作又及一人又一人後人妄加耳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注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音義朝直遥反與音預乘繩證反盾食允反又音允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注善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殺人有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子手弓而可手弓者弃疾謂商陽射吳之奔者云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能弓

之手謂宜須射也又家語云楚伐吳工尹商陽與弃疾追吳師及之弃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則此分句為異解義亦别言手弓者令其韔弓而射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附之以廣聞見也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言其既殺人之中又有禮則韔弓揜目等是也案左氏傳戎昭果毅獲則殺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傳之所云人謂彼勍敵與我決戰雖及胡耇獲則殺之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故以為有禮也注正義曰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為官名也故知工尹楚官名也云弃疾楚公子弃疾也者左傳文是楚共王之子後立為平王云楚人善之因號焉者案昭十三年左傳晉叔向云弃疾君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弃疾故楚人善之因號為陳弃疾也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者是昭十二年左傳文楚子謂靈王名虔弃疾之兄也使蕩侯一潘子二司馬督三囂尹午四陵尹喜

五也五大夫圍徐以偪慴於吳也案左傳直有圍徐不見有吳師之事也又弃疾不與圍徐鄭必知有吳師及弃疾追之者以弃疾昭八年滅陳十三年自立為王於此之閒無與吳師相涉今弃疾追吳師復有圍徐懼吳之事故鄭引以明之云陳或作陵楚人聲者謂陳弃疾餘本有作陵弃疾者故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云楚人聲朝燕於寢者朝之於燕皆在於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又詩傳云不脱屨升堂謂之飫明脱屨升堂則坐也是大夫坐於上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案燕禮獻卿大夫及樂作之後西階上獻士士既得獻者立於東階下西面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云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者謂兵車參乘之法其事如此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令載耒耜於御與車右之閒君在左也知兵車參乘射

者在左戈盾在右者案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於時樂伯主射樂伯云左射以菆是射者在左攝叔云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央此謂凡常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故成二年鞌之戰於時郤克為中軍將時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解張御郤克解張云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為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兵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故熊氏以為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子重將左而云子重鼓之也故為將皆在鼓下也以其親鼓故以為鼓下案周禮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是皆居鼓下也其義恐非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注魯成十三年曹伯盧卒於師是也盧謚宣言桓聲之誤也音義（桓依注音宣）諸侯請含注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音義（含胡闇反啖徒暫反食音嗣徐音自）使之襚注非也襚賤者之事襄公朝于荆康王卒注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人曰必請襚注欲使襄公衣之音義（衣於既反）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注欲尊康王音義（強其丈反下注同）巫先拂柩荆人悔之注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音義（拂芳勿反柩其久反茢音列）注（正義）

曰此一節論諸侯失禮之事注正義曰不言楚而言荊者楚屬荊故荊言之也春秋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公羊傳曰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而左氏無此義荊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荊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荊始改號曰楚其巫祝桃茢之事已具于上

滕成公之喪注魯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注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音義肸許乙反子服惠伯為介注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音義介音界注同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注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

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音義難乃旦反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注政君命所為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音義昭尚遥反遂入注惠伯強之乃入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各依文解之敬叔為使惠伯為介至滕之近郊懿伯是惠伯叔父敬叔於先有怨於懿伯今至滕郊為有懿伯之怨故畏難惠伯不敢入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令既奉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私怨遂欲報讎不行公事也注正義曰案世本叔肸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是叔弓為叔肸曾孫也叔是其氏此記云子叔者子是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案世本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為慶父曾孫惠伯是蔑之孫是慶父玄孫之子也案春秋傳曰子服椒故知名椒也經直云郊知

是滕之近郊者下云不入謂不入國城則郊與國城相近故知郊是近郊也知懿伯是惠伯叔父也以下文惠伯云不可以叔父之私故知懿伯是惠伯叔父也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者謂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敬叔惠伯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随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雖有怨讎但為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其防備之事不復在已故難之引春秋傳敬叔不入者昭三年左傳文引之者以經直云不入恐是惠伯不入故引以明之政君命所為者案論語注君之教令為政臣之教令為事也故云其事也如有政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者也此後人轉寫鄭注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為叔父檢勘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父六從兄弟則敬叔呼惠伯為叔父敬叔呼懿伯為五從祖此注乃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故知誤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注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為宮象音義蕢苦怪反辟音避又婢亦反畫音獲注同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注行弔禮於野非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注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兌梁即殖也音義于奪徒外反注并兌同杞音豈殖時職反華胡化反且子餘反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

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音義肆殺三日陳尸音四朝直遥反上時掌反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注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音義廬力居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貴尚不如婦人得禮之事注正義曰案周禮鄉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是陳尸曰肆也云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者謂諸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三日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也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云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是也天子士宜在朝與諸侯大夫同

孺子䵒之喪注魯哀公之少子音義䵒吐孫反哀公欲設撥

注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音義撥半末反輴勅倫反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注猶尚也以臣況子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注輴殯車也畫轅為龍幬覆也殯以椁覆棺上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音義椁音郭幬大報反攢塗才丸反下音徒諸侯輴而設幬注輴不畫龍為褕沈故設撥注以水澆褕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音義沈本又作瀋同昌瀋反澆古堯反汁之十反滑于八反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注此其學非禮也廢去也紼繫於輴二臣於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殯禮大夫蕢置西序士掘肂見衽

音義 中竹仲反又如字學如字或音戶教反非注同去羌呂反下同掘求勿反又求月反又戶忽反肂本又作肂以二反棺坎也見賢遍反衽而審反

疏 正義曰此論諫哀公不得學僭禮之事頗抑以有若對非其實怨哀公從之以其正禮而言天子之殯則以龍輴謂畫輴車轅為龍載柩於上累材作椁而題湊其木幬覆棺上而後塗之其諸侯則以輴載柩不畫為龍亦累木為椁設木於上以幬之不為題湊直横木覆之亦泥塗其上以其有輴須設褕沈備擬牽引為有褕沈故須設撥撥謂紼也今三臣者依禮廢輴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輴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而君何得學焉注正義曰經直云龍輴知畫轅為龍者以輴之形狀庳下而宽

廣無似龍形唯輮與龍為形相類故知畫輮也云所謂蔽塗龍輴以椁者以其上篇有其文故此言所謂上篇也輴外邉從累其木上與椁齊乃蔽木為題湊為四阿椁制而塗之輴不畫龍者以上云龍輴此直云輴故云不畫龍其木亦不題湊故鄭注喪大記云諸侯不題湊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是大夫有綍綍即紼也又注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是大夫有輴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輴用輴僭禮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輴紼惟殯時用輁軸不得用輴紼此文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云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者是喪大記文謂菆叢其木以鄭三面倚於西序肂謂穿地為坎深淺見其棺蓋上小要之衽言棺上小要之衽出於平地

悼公之母死注母哀公之妾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

妾齊衰禮與注 譏而問之妾之貴者為之緦耳音義 為于僞反下為妾注為之下弗為服皆同與音餘 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注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音義 嬖必計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為妾著服非禮之事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者公以有若之譏遂文其過云吾豈得休已而不服之乎所以不得休已者雖是其妾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為我妻故不得不服注正義曰天子諸侯絶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緦以哀公為妾著齊衰服故舉大夫貴妾緦以對之耳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注 季子皐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邑成宰或氏季犯躐也音義 躐力輒反 申祥以告曰請

庚之注申祥子張子庚償也音義庚古衡反償徐音尚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注時僭侈音義僭子念反侈昌氏反又赤氏反朋友不以是棄予注言非大故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注恃寵虐民非也音義長丁丈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子皐見中祥請償故拒之云孟氏不以是犯禾之事罪責於我以孟氏自為斂暴之故也朋友不以是犯禾之事離弃於我以其小失非大故也斯此也以吾為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清儉太過在後世之人難可繼續也以孟氏不罪於己故鄭云恃寵不肯償禾故云虐民注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鄭人也如為成宰者下文云子羔為成宰云季者高是其正氏今言季子羔故

鄭云戒氏季以身爲季少故以字爲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氏仲由稱季路皆其倒也弟子傳及論語作子羔與此文子皐字不同者古字通用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注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音義餽本又作饋其位反遺也使色吏反見賢遍反

違而君薨弗爲服也注以其恩輕也違去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之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不同之事也故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是先位定而後祿也君有饋焉曰獻者饋餉也君有饋謂臣有物饋獻於君既奉餉君上故曰獻使焉曰寡君者使焉謂爲君使仕他國此臣若出使則自稱己君爲寡君也言臣雖仕未得祿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

祿者同也然其或異故明之也違而君薨弗為服也者此一條則異也違而君薨者違去也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恩重者雖放出仕他國而所仕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以其本無祿恩輕故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注諱辟其名音義辟音避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注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注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音義鐸大各反

舍音捨

自寢門至于庫門注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後當以鬼神事之禮未葬由生事之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故立尸以係孝子之心也前所云既窆而祝宿虞尸是也有几筵者未葬之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其大斂之奠雖在殯宮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其下室之內有吉几筵今葬訖既設虞祭有素几筵筵雖大斂之時已有至於虞祭更立筵與几相配故云有几筵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是也然此虞祭而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注云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南面之君其事亦然卒哭而諱者諱謂神名也古者生不相諱卒哭之前猶生事之故不諱至卒哭乃有神諱也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并解所以虞立尸卒哭

而為神諱義也既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事方為始也自寢門至于庫門者前既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寢門路門庫門是魯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至庫門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耳若天子五門則至臯門也故鄭引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也若凡諸侯則臯應路也注正義曰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者合釋有尸有几筵及諱也下室謂內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謝茲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鄭君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不復饋食於下室文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下室皇氏以為虞則不復饋食於下室於理有疑高祖之父謂孝子高祖之父也於死者高祖也卒哭猶未遷故云當遷也至小祥乃遷毀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為

成湯者鄭引易證六世不諱故卒哭而舍高祖之父也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緯候也時禁緯候故轉緯為說也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為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案易云帝乙歸妹易乾鑿度說易之帝乙謂是殷湯也書之帝乙六世王者亦易緯言也書酒誥有帝乙而乾鑿度說云乙是殷六世王也先儒注皆以酒誥帝乙紂父紂父去湯多世不啻於六世也然史記殷本紀云王名乙者甚衆上皆有配字惟紂父稱帝乙耳而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即是六世王也既並為帝故皆得曰帝乙也祖乙是湯六世孫與湯同名是六世得同名云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注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故舉六世以為證也謂天所錫者殷以生日甲乙為名則生日是天之命曰為名也白虎通云殷質以生日名子也故殷太甲帝乙武丁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注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偏諱之事注正義曰引雜記者證稱是舉之義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注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音義敗必邁反赴車不載櫜韔注兵不戢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櫜甲衣韔弓衣音義櫜音羔韔本亦作韔勑亮反戢側立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軍敗當報之事赴車不載櫜韔者軍既有憂從軍赴國之車但露載其甲及弓示有報敵之意故甲則不以櫜戢之弓則不以韔戢之故注云兵不戢

示當報也注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禍福稱告崩薨稱赴今軍敗惡稱告而稱赴故云以告喪之辭言之案詩云載櫜弓矢春秋傳云右屬櫜鞬皆以櫜為韜弓此注為甲衣者以下報文報既是弓衣故以櫜為甲衣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注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注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先人宗廟虧傷之事注正義曰案宣十六年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新宮者魯宣公廟故成三年公羊傳云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注怪其哀甚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

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注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音義重直用反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音義苛音何本亦作苛識申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苛政嚴於猛虎之事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言子之哭也壹似重疊有憂喪者也壹者決定之辭也而曰然者而乃也婦人哭畢乃答之曰然然猶如是是重疊有憂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注下賢也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音義摯音志下户嫁反而曰不可注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

公曰我其已夫注已止也重强夔賢音義夫音符其丈反强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注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不安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注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毀滅無後之地音義虛本亦作墟同起魚反注同處昌慮反下同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注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

以信其後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注涖臨音義涖音利又音類解佳買反舊胡買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之臨臣民當以禮義忠信為本之事各依文解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者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言虞之與夏施何政教以化民斯此也而得如此敬信於民也周豊之意以虞之與夏由行敬信於民民見其敬信民自學之不須設言號令敬云古昔丘墟及墳墓之間是所悲哀之處也人在其所未須施設教化令民使哀而民自哀也社稷宗廟之中嚴凝之處人在其中未須施設敬化而民自敬言民之從君在君身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

無益故殷人作誓由身不自行徒有言誓而民始畔也周人作會為身無誠信而民始疑苟誠也人君之身誠無禮義忠信誠實質慤之心以臨化之雖以言辭誓命堅固結之民其不解散離貳乎言當解散離貳也周豊此言欲令哀公身行誠信不當唯以言辭率下而已注正義曰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故知毀滅無後者以可悲哀故為無後也會謂盟也者案昭三年左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會別也知此會謂盟者以云而民始疑司盟云邦國有疑則盟詛之故以會為盟也案尚書夏啟作甘誓此言殷人作誓左傳云夏啟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此云周人作會者此據身無誠信徒作誓盟民因誓因盟而始離畔非謂殷人始作誓周人始作會若夏啟作甘誓禹會塗山皆身有誠信於事善也穀梁傳云告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月行德義不尋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云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者隱三

年左傳云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紂為苛政而作誓命民乃畔之亦是畔疑之事也

喪不慮居注謂賣舍宅以奉喪毀不危身注謂憔悴將滅性音義憔在遥反悴在醉反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注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音義為于偽反下同長丁丈反下官長并注同嬴音盈札側八反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注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注以生恕死音義深式鴆反其斂以時服注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注示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音義廣古曠反揜本又作掩於檢反隱於刃反注同從子容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尼云季子得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知季子名札者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是名札也又案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于魯遂往聘齊衛及晉知非此時子死而云昭二十七年聘上國者此云孔子聞之往而觀其葬焉若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年九歲焉得觀其葬而善之故為昭二十七年也云讓國居延陵者春秋襄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公羊云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及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此即季子本封延陵後讓國又居之鄭舉後事言耳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所以鄭又引以會之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即此經延陵即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以生起死者言坎以深不至泉以生時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於泉以生時之意以起於死者示節也者以上斂以行時之服不更制造是其節也今封墳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制故云示節也云謂高四尺所者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為四尺且約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所是不定

之辭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注還圜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音義號戶高反注同而遂行注行去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疏正義曰既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衣案鄭注覲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故覲禮云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在喪亦是禮事故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袒者季子達死生之命云骨肉歸復于土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吉禮也左袒訖乃右而圍遶其封兼且號哭而遶墳三帀也號哭且言曰骨肉歸復于土此是命也命性也言自然之性當歸復于土言歸復者言人之骨肉由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若神魂之氣則遊於土上故云

則無不之適也言無所不之適上或適於天旁適四方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慇傷離訣之意

邾婁考公之喪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音義婁力俱反下同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注弔且含音義含胡闇反注及下同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注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玉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音義僭子念反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使

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音義〔易則易並以豉反下及注同拒本又作距〕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注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不聞義則服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使自明不妄音義〔頓徒困反本亦作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徐之僭禮之事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大夫容居來弔且含〕容居致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玉於邾君此居養致之音也其使容居以含者此是記人錄語

云其使容居奉王以行含禮邾人有司乃拒之曰諸侯之來屈辱臨於敝邑者若是臣來其禮簡易者則行臣之簡易之禮于謂廣大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君之廣大之禮易于雜者謂應簡易而為廣大實是臣而行君禮是君臣雜亂者來之有也謂由來未有此禮容居乃對邾之有司云容居聞之謂聞於舊日之言云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當光揚先祖亦不敢遺棄其先祖言即不遺先祖之事也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言國土廣大無所不用斯言也者所謂處所斯此也謂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也言我對諸侯恒稱王也容居恐邾人謂其虛誕故云魯鈍之人不解虛詐唯知不敢忘其先祖容居云此者先祖實有此事不虛也上云不敢忘其君不敢遺其祖下直云不敢遺其祖者祖是久遠猶尚不遺忘君見存是不忘可悉故不言也其言先祖即是不忘君注正義曰知君行則親含者上云曹桓公

辛于會諸侯請含是也言大夫歸含者上雜記諸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襚是也云言侯王者徐自比於天子以鄭君為己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王故云進侯王案春秋昭三十年吳滅徐此云徐僭稱王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僭號强大稱王猶楚滅陳蔡後更興易謂臣禮者易是簡易故為臣禮易既為臣禮以對於于故知于為君禮也君禮謂之于者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也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者若諸侯使大夫親含諸侯則不可若天子使大夫敵諸侯則得親含徐欲自比天子故有司拒之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者言我之先祖駒王與今日徐君稱謂於諸侯自初以來如是稱王非始今日云容居其子孫也者以經云不敢遺其祖即云我先君駒王故知容居是駒王子孫云自明不妄者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言魯鈍似若無識知言語朴實故言欲自明不妄凡實行含禮未歛之前以玉實口士則

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即使人含若既斂已後至殯葬其有含者亦親自致辟於柩及殯上若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辟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

子思之母死於衛注嫁母也姓庶氏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注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絶族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注祝佐含斂先服音義祝之六反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注庶人三月

天下服注諸侯之大夫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注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内百縣之祀也以為棺椁作棺椁也斬伐也音義畿音祈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音義刎勿粉反徐亡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崩尊卑服杖及葬備椁材之事天子崩三日祝先服者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含斂先服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亦服杖也服在祝後故五日也七日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内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緦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

服武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太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案喪大記及四制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者則五日若無地德薄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謂王殯後事也虞人者主山澤之官也百祀者王畿内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周棺之椁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注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

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音義饑居宜反字林九衣反本又作飢同黔其廉反徐渠嚴反而食音嗣下奉食同袂彌世反輯側立反貿徐亡救反又音茂一音牟斂力檢反下同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注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音義本芳勇反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注從猶就也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注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音義與音餘注同狷音絹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饑者狂狷之事黔敖見有餓者而來乃左奉其飯右執其飲見其餓者困咨嗟愍之故曰嗟予來食餓者聞其嗟已無敬已之心

於是發怒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斯斯此也以至於此病困怒而遂去黙教從遂其後辭謝焉餓者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者微無也與語助言餓者無得如是與初時無禮之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反迴而食曾子嫌其狂狷故為此辭狂者進取一槩之善仰法衷莽耿介狷者直中己意不從無禮之為而餓者有此二性故止之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注定公貜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音義有弑本又作弑同式志反下臣弑子弑同貜俱縛反且子餘反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注民之無禮教之罪音義瞿本又作懼紀具反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宮者

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音義斷丁亂反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注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為豬音義殺如字壞音怪洿音烏豬音誅復扶又反蓋君踰月而后舉爵注自貶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誅弒父之事定公既見有司告以人弒其父乃言曰寡人嘗試學斷此弒父之獄矣臣之弒君凡在宮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弒君之人無得縱赦之也子之弒父凡在宮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弒父之人不得縱赦之此在宮字諸本或為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誤也注正義曰言諸臣解在宮者言子孫解在宮者言此等之人若見弒君弒父之人無問尊卑皆得殺之謂理合得殺若力所

不能亦不言也故春秋崔杼弑莊公而晏子不討崔杼而不責晏子若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春秋董狐書趙盾云子為正卿亡不出竟反不討賊書以弑君是也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弑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令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容或凡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殺父之人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為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為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駮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故如今子之報殺其父是傷仁恩也若妻則得殺其弑父之夫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為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鄭駮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豬都也者案孔注尚書云都謂所聚也此經云瀦其

宮而豬焉謂瀦滸其宮使水之聚積焉故云豬都也鄭恐豬不得為都故引南方之人謂都為豬則彭蠡既豬豬是水聚之名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注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注心譏其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音義奐音喚本亦作煥奐爛言衆多也囷起倫反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注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為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

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注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音義要一遥反注及下注要君同京音原下同下亦作原字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注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音義禱丁老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文子成室相禱頌之事各隨文解之晉獻文子成室者獻謂慶賀也文子晉卿趙武也成室謂文子作宮室成也文子宮室成晉君往賀也晉大夫發焉者發禮也晉君既賀則朝廷大夫並發禮同從君往賀之張老曰美哉輪焉者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譏文子宮室飾麗故佯而美之也輪謂輪囷高大也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諫之是也美哉奐焉者奐謂其室奐爛衆多也既高

又多文飾故重美之王云奐言其文章之貌也歌於斯者歌謂祭祀時奏樂也斯此也張老前美其飾麗後又防更造也言此室可以祭祀歌樂也然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時或有之也哭於斯者又言此室亦足居喪哭泣位也聚國族於斯者又言此室可以燕聚國賓及會宗族也終始永足切勿復更造作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武文子名也文子覺譏故稱名自陳將自陳數前譏具領述張老之言也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者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也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為大夫故稱父祖為先大夫也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文子述張老語竟故說此自陳也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於餘年不被罪討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者辭畢乃稽首謝過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故鄉飲酒禮賓主皆北面拜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者知禮之人也見張老與文子皆能中禮故

善之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張老因美而譏之故為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故為善禱也注正義曰案墓大夫云令國民族葬注云族葬各從其親是卿大夫墓地得同在一處知京當為原者案韓詩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又爾雅云絶高為京廣平曰原京非葬之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為原也

仲尼之畜狗死注畜狗馴守音義畜許六反又許又反又馴守上音巡下如字又守又反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為埋馬也敝蓋不弃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注封當為窆陷謂沒於土音義貢本亦作贑音同為埋于偽反下亡皆反下並同狗古口反封彼斂反出注

路馬死埋之以帷注路馬

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内也注閽人守門者音義（閽音昏弗内上如字下音納）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注更莊飾音義（廄久又反）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音義（鄉許亮反下戶嫁反）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注見兩賢相隨彌益敬也音義（辟音避下同）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注禮之音義（霤力又反）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加服人乃敬之事卿大夫皆辟位者二子既入涉至内霤卿與大夫皆逡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於時君子以二子盛飾備禮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則被崇禮其盡飾道理斯此也其施行可久遠矣所以可久遠者以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閽人拒之二子退而修容閽人雖是愚鄙猶知敬畏明其不愚之人則畏敬可知是其盡飾之道行之可長遠矣案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然君在大夫得斯為二子辟位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辟位或可此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又弔有常服而得特為盡飾者謂更服新衣也

陽門之介夫死注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司城子

罕入而哭之哀注宋以武公諱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音義罕呼旱反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注覘闚視也音義覘勑廉反說音悅下注同闚去規反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注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注救猶助也音義扶服並如字又上音蒲下音蒲北反本又作匍匐音同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注微猶非也音義當丁郎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各依文解之殆不可伐也者言介夫匹庶之賤人而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

心皆喜悦與上共同死生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也殆近也不能正執故云殆不可伐為疑辭也

詩云凡民有喪者引詩邶谷風之篇也時有愛其新昏弃其舊室舊室恨之我初來之時為女盡力所以盡力者以凡人家死喪鄰里尚扶服盡力往救助之況我於女夫家而何得不盡力今此引詩斷章云凡民有喪則陽門之介夫死是也在上扶服而救助之則子罕哭之哀是也雖微晉而已者微非也言晉之強威猶不能當宋雖非晉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強者不能當宋而已是助語句也注正義曰宋以武公諱司空者桓六年左傳申繻之辭也知有司城者以春秋之時唯宋有司城無司空又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是司空主營城郭故知廢司空為司城服虔杜預注傳皆以為然云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者案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是子罕為術之五世孫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注時子般弒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音義般音班弒音試遏於葛反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注麻猶絰也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音義與音預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經葛絰也諸侯弁絰葛而葬也魯之庫門天子之皋門也莊公以三十二年薨太子般立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立閔公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不敢居喪三年既葬竟除凶服於外吉服反以正君臣故絰不入庫門也所以至庫門而去絰注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是子般弒慶父作亂之事也云閔

公不敢居喪者閔公是莊公之子夫人哀姜之娣叔姜所生以葬畢即除服故云不敢居喪經云經不入者謂葛經故前文云天子諸侯葛經帶而葬所以云不入庫門者以魯有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經不入庫門經既不入哀亦不入可知也經云大夫既卒哭麻不入上云經不入故云麻猶經也其實上是君身經用葛士大夫是臣故經用麻也云羣臣卑虞卒哭亦除喪也者亦閔公也閔公葬而除喪今羣臣卒哭乃除喪者以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羣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除之云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者案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虞卒哭並是凶事閔公既服吉服故不與也此云麻不入者承上庫門亦謂不入庫門也謂卒哭已後麻不復入案喪服注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既虞服葛此卒哭之麻不入者皇氏云時禍亂迫蹙君既服吉服故士大夫既虞不復受服至卒哭總除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注沐治也音義壤如丈反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注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音義材音才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注說人辭也音義貍力知反女如字徐音汝卷音權本又作拳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注佯不知音義佯音羊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注已猶止也音義從才用反以已並音以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原壤登椁材而言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託寄也謂我

遺喪母以來日月久矣我不得託寄此木以為音聲於是乎叩木作音口為歌曰貍首之斑然者言斲梓材文彩似貍之首執女手之卷然者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夫子為若不聞也者而過去之從者見其無禮謂夫子曰彼旣無禮子來可休已乎言應可休已不須為治椁也夫子對從者曰朋友無大故不相遺棄丘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故之道尚得往來原壤有非禮旣是故舊身無殺父害君之故何以絕之案論語云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左傳吳季札譏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聖人與之為友者論語云無友不如己者謂方始為交遊須擇賢友左傳云好善而不能擇人者謂不善之人不可委之以政今原壤是夫子故舊為日已久或平生舊交或親屬恩好苟無大惡不可輙離故

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弃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殺父害君乃為大故雖登木之歌未至於此且夫子聖人誨人不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恒之亂互鄉童子許其求進之情故志在攜奨不簡善惡原壤為舊何足怪也而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離文棄本不拘禮節妄為流宕非但敗於名教亦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其云原壤中庸下愚義質得矣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注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音義譽音預向許亮反肸許乙反 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注作起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注陽處父襄公之大傅音義父音甫注同傅音賦 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

其身其知不足稱也注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己為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為特音義行舊下孟反皇如字并必正反注同植直吏反又時力反注同知音智射音亦又音值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注謂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辟詐請亡要君以利是也音義難乃旦反要一遥反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注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晉人謂文子知人注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

注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退或為妥音義退然音退亦作退勝音升妥他果反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注吶吶舒少貌音義吶如悅反徐奴劣反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注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音義長丁丈反鍵其展反徐其偃反鑰也生不交利注廉也死不屬其子焉注潔也音義屬音燭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趙文子知人之事各依文解之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者文子云此處先世大夫死者既衆假令生而可作起吾於衆大夫之内而誰最賢可以與歸文子曰行幷植於晉國者幷

猶專也植謂剛也文子曰言處父唯行專植剛強於晉國自招殺害不得以理終沒其身是不能防身遂害以其無知故也故云其知不足稱也其仁不足稱也者文子云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己利禄遂不顧其君詐欲奔去唯求財利無心念君無仁愛之心故云其仁不足稱也利其君不忘其身者文子稱隨武子之德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今武子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利其君者謂進思盡忠不忘其身者保全父母謀其身不遺其友者凡人謀身多獨善於已遺弃故舊今武子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朋友此二句言武子德行弘廣外内周備故襄二十七年左傳論范武子之德云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處父舅犯其事顯於春秋故鄭具言之隨武子之事春秋文無指的故鄭亦不言也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

其先菽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已故不見之非是無故相遺也文子至其口者作記者美文子知人既美隨士會於前知其所舉還如隨會之比此論文子之貌文子身形退然柔和似不勝其衣言形貌之卑退也其發言鋒小似吶吶然如不出諸口謂言語卑下也生不交利者謂文子生存之日不交涉於利是謂不與利交涉也死不屬其子者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案禮記文子成室祓張老所譏樂奏肆夏從趙文子始禮記顯其奢僭者晉為霸主總領諸侯武為晉相光顯威德此乃事勢須然無廢德行之善且仲尼之門尚有柴愚參魯管仲相齊亦有三歸反坫亦何怪也

注正義曰知叔譽是叔向者案韓詩外傳云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故知叔譽是叔向也云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者案左氏羊舌是邑名晉大夫公族為羊舌大夫也故閔二年左傳云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是羊舌大夫之孫也又昭三年左傳叔

向與齊晏子語云肸又無子是名肸并猶專也并者謂
并他事以為已有是專權之事故云并猶專也云謂剛
而專已者剛經中植也文五年甯嬴從陽處父及溫而
還其妻問之嬴曰夫子剛又文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
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
以趙盾為將狐射姑為佐狐射姑恨之使續鞫居殺
陽處父故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即狐射
姑也賈是采邑季則其字也謂久與文公辟難者案左
傳僖五年辟驪姬之難至僖二十四年反國是久與文
公辟難也又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及河子犯以璧授
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
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
心者有如白水是要君求利之事也引鄉射記者證中
為身也故儀禮鄉射記曰鄉侯五十弓弓長六尺謂鄉
射大射處五十步一步料二寸以為侯中則侯中方一
丈中謂身也云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者以經稱家家

是大夫士之總稱案月令注管籥搏鍵器鍵謂鎖之入
内者俗謂之鎖須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則是管鍵
為别物而云管鍵者對則細别
散則大同為鍵而有故云管鍵
叔仲皮學子柳注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
仲皮之子音義學戶教反注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
繆絰注衣當為齊壞字也繆讀為木樛垂之樛士妻為
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音義衣衰依注衣作齊音咨繆
依注讀曰樛音居糾反為舅于偽反下為舅為天子不為凡不為蠶同魯鈍徒困反亦作頓叔仲衍
以告注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行或為皮音義

衍以善反注同請繐衰而環絰注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為舅服之音義繐衰上音歲下七雷反縷力主反好呼報反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注衍答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為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音義喪如字末莫曷反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注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弔服之絰服其舅非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柳失禮之事叔仲氏也皮是名言叔仲皮教訓

其子子鄉雖受父教猶不知禮在後叔仲皮死其妻魯
人也其子子鄉之妻是魯鈍婦人雖曰魯鈍猶知為舅姑
而身著齊衰而首服繆經也謂絞麻為經叔仲衍以告
者衍是皮之弟子鄉之叔既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見
子鄉之妻身著齊衰以告子鄉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
子鄉見時皆爾亦以為然以妻非禮遂請於衍欲令其
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經衍答子鄉云昔者吾喪姑姊妹
亦如斯斯此也謂如此總衰環經末吾禁也者末無也
我著總衰環經無人於吾而相禁者既無禁明其得著
總衰衍告子鄉如此子鄉得衍言乃退使其妻著總衰
而環經注正義曰知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者案世本
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
叔仲氏故云叔孫氏之族衣當為齊者喪服婦為舅姑
齊衰無衣衰之文故知衣是齊字但齊字壞滅而有衣
在云繆讀為不樛垂之樛者讀從喪服傳不樛垂之樛
樛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唯弔服環經不樛耳

云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者以子柳以叔仲為氏則非庶人也又春秋叔仲皮等經傳無文則非卿大夫也故以為士妻其實大夫妻為舅姑亦齊衰云衍蓋皮之弟者以叔仲衍叔仲皮皆以單字為名故疑是兄弟也又子柳請衍則衍尊於子柳是子柳叔也云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者約喪服傳文云環經弔服之經者約周禮司服首服弁經鄭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又鄭注雜記云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纏而不摎是環經不摎也云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若時人不服此服則衍與子柳應知繐衰為非今子柳既受學於父不肯粥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非禮明當時皆着輕細故也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者據喪服謂繐衰也云弔服之經者謂環經既以此服服舅故云非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

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注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為蜩喙長在腹下音義成本或作郕音丞蠶才南反蟹戶買反緌耳隹反蚩昌之反蜂孚逢反蜩音條喙吁惠反又竹角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成人無禮之事成孟氏所食采地也即前犯禾之邑也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為兄制服者也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者此不服兄者聞孔子弟子子臯其性至孝來為成之宰必當治前不孝之人恐罪及己故懼之遂制衰服也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者成人謂成邑中識禮之人也譏笑不服兄衰仍為設二譬也蠶則績絲作繭蟹有匡者蟹背殼似匡仍謂蟹背作匡范則冠

而蟬有緌者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謂蟬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緌也凡則死而子皐為之衰者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則非為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為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皐方為制服服是子皐為之非為兄施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注勉強過禮子春曾子弟子音義強其兩反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注惡乎猶於何也音義惡音烏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樂正子春即曾子弟子坐於牀下者是也此其母死五日而不食者禮三日其五日過二日曰吾

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者自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而矯詐勉強為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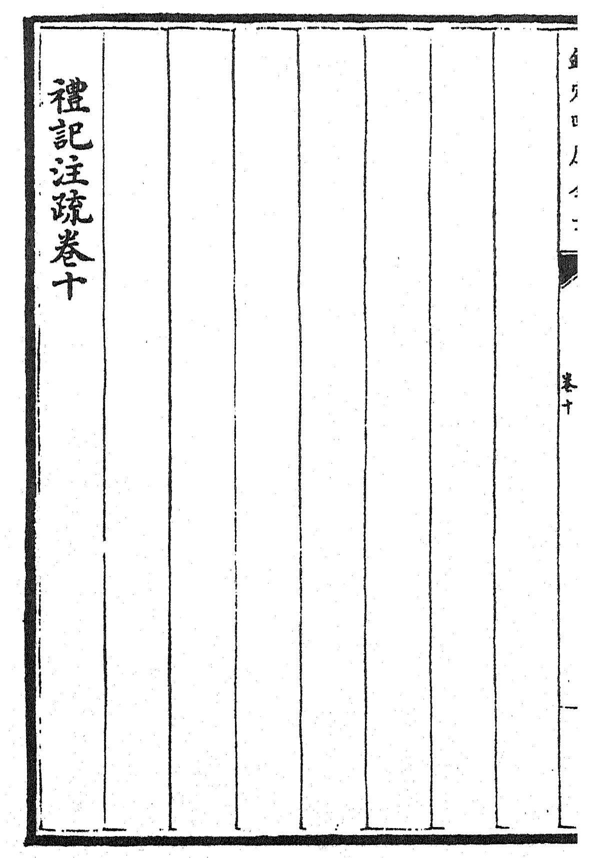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音義旱音汗縣音懸繆音穆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注奚若何如也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音義雨于付反注及下同暴步卜反下同尪烏光反鄉許亮反覬音冀本又作冀音同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注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音義暴人之疾子一讀以子字向下與音餘錮音固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

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注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音義覡胡狄反旱暵呼旦反雩音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注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慼於旱若喪音義徙市上音死下音是為于偽反不亦可乎可或作善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歲旱變之事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者縣子云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以暴之以求其雨已甚也無乃甚疏遠於求雨道理乎言甚疏遠於道理矣注正義曰所引春秋傳

者外傳楚語昭王問觀射父絶地通天之事觀射父對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然案楚語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為巫此經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爽不攜貳之巫也從市者庶人之喪禮者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内而為巷市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注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音義祔音附下同合音閤下同間間廁之間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注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音義善夫音扶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魯衛得失各依文解之魯衛兄弟應同周法故並之也祔謂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椁中也

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者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復隔榖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禮記注疏卷十

禮記注疏卷十考證

陳乾昔寢疾疏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臣召南按此引晉趙文子及魯孟孝伯兩事也孝伯上脫魯孟二字

則豈不得以句其母以嘗巧者乎句則病者乎句○此鄭讀也臣召南按今讀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十二字為句蓋鄭以母字為母音而今讀如字也又一讀則豈不得句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亦通

注疏漢書謂之方中○臣召南按方中亦曰方上趙廣漢傳杜建護作平陵方上是也亦曰斥上惠帝紀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是也張湯傳調茂陵尉治方中

子手弓讀而可手弓句子射諸○此注疏讀也陳澔集說以子手弓而可句手弓句子射諸句

注疏棄疾君陳蔡茍慝不作空空空空棄疾故楚人善之因號為陳棄疾也○疏闕四字毛本作盜賊伏

隱是也○臣召南按左傳稱蔡公不稱陳公當是稱謂異耳如公叔務人為禺人曹宣公為桓公記者記事原與史文不核

又疏故成右云贊王鼓○成右當作戎右各本俱誤

使之襲注非也襲賤者之事○臣召南按諸侯親襲非禮孔氏必有發明此處蓋脫疏一段矣

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注忌怨也疏謂敬叔敬懿伯云云○劉氏曰此與左傳注不同而皆有可疑按左傳

云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為懿伯之忌皆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入郊後方遇忌也恐是忌日之忌○臣召南按叔父忌日豈可不行劉說非也此記本文與左傳無異自鄭為異說而孔疏遂順注解之然左傳疏明斥鄭注此記之謬可參考也

辟於路晝宮而受弔焉音義辟音避○臣召南按上下文義辟當音闢言辟除道路以晝宮室之位而受弔也

哀公欲設撥注所謂紼○方愨曰以文考之為揄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揄沈而灑於道也鄭以為紼失之

仕而有未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注○臣召南按注以臣有饋於君解君有饋焉非經意也陳櫟曰賓之而勿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但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衛孟子之仕齊是也此說得之

葬於嬴博之間注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臣召南

按前後書志泰山郡有博縣嬴縣此注猶云今泰山郡之屬縣耳

邾婁考公之喪注考或為定○顧炎武曰邾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勿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已失國而為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隣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為是

晉獻文子成室注晉君獻之謂賀也○陳澔曰君有賜

於臣豈得言獻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諡如貞惠文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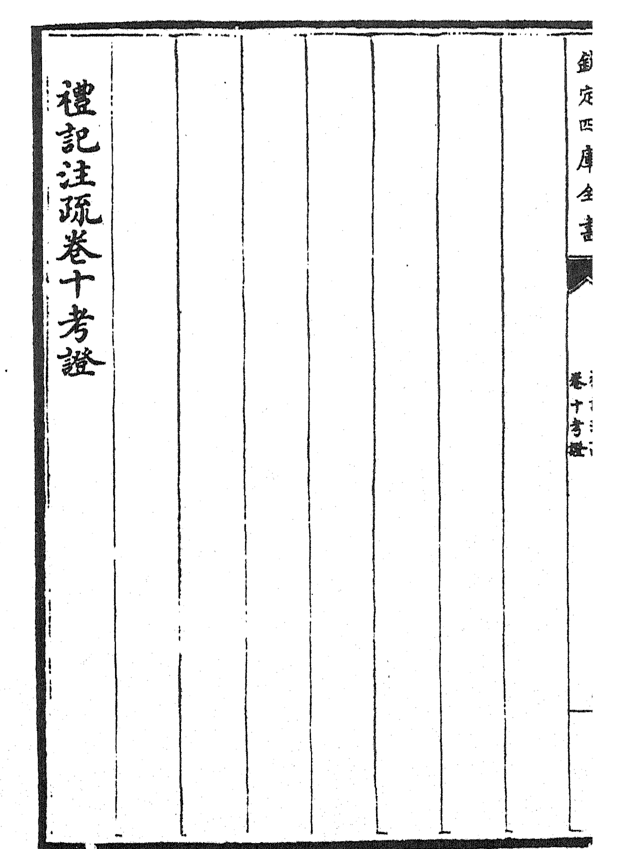
執女手之卷然疏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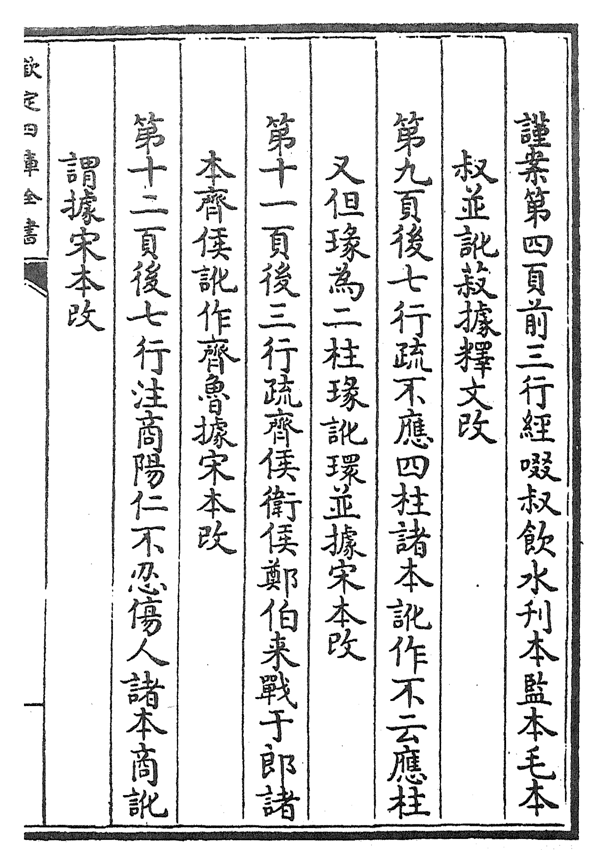
然而柔弱○臣召南按疏非是劉敞曰如貍首之斑

言木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浴之

滑膩也此說似勝本文言夫子助之沐椁非助之造

作也疏謂孔子手執斤斧誤矣


禮記注疏卷十考證



謹案第四頁前三行經啜叔飲水刊本監本毛本叔並訛菽據釋文改

第九頁後七行疏不應四柱諸本訛作不云應柱又但琢爲二柱琢訛環並據宋本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疏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諸本齊侯訛作齊魯據宋本改

第十二頁後七行注商陽仁不忍傷人諸本商訛謂據宋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注故謂高祖之父諸本謂訛為據宋本改

第二十七頁後三行注命猶性也諸本猶訛須據宋本改

第二十九頁前一行疏屈辱臨於敝邑者諸本於敝訛作益弊據宋本改

前二行疏謂應簡易諸本應訛惡據宋本改

前八行疏君見存諸本存訛有據宋本改

第三十八頁前一行疏夫人哀姜之娣叔姜所生

諸本娣訛姊據宋本改

前八行疏故士大夫既虞不復受服諸本復訛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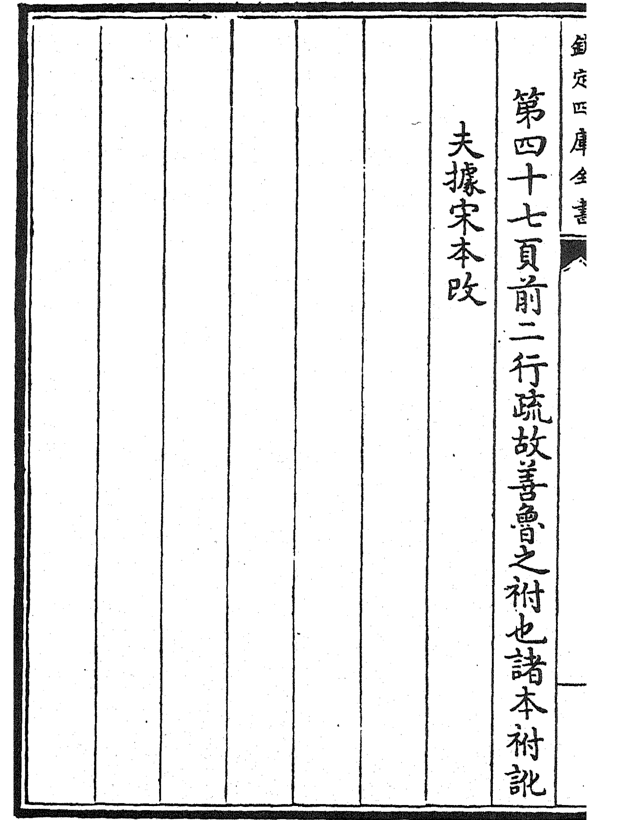
據宋本改

第四十一頁前一行疏不得以理終沒其身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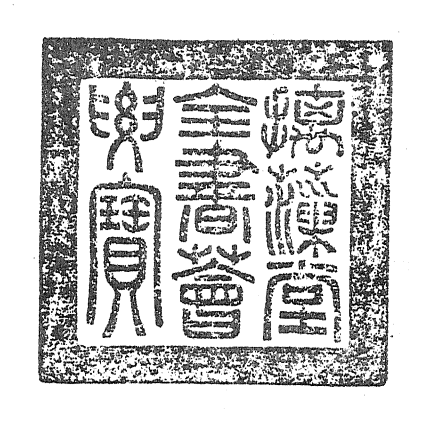
理訛至據宋本改

第四十二頁後五行注繆讀爲木樛垂之樛諸本

讀訛當木訛不據宋本改



第四十七頁前二行疏故善魯之祔也諸本祔訛夫據宋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劉天著